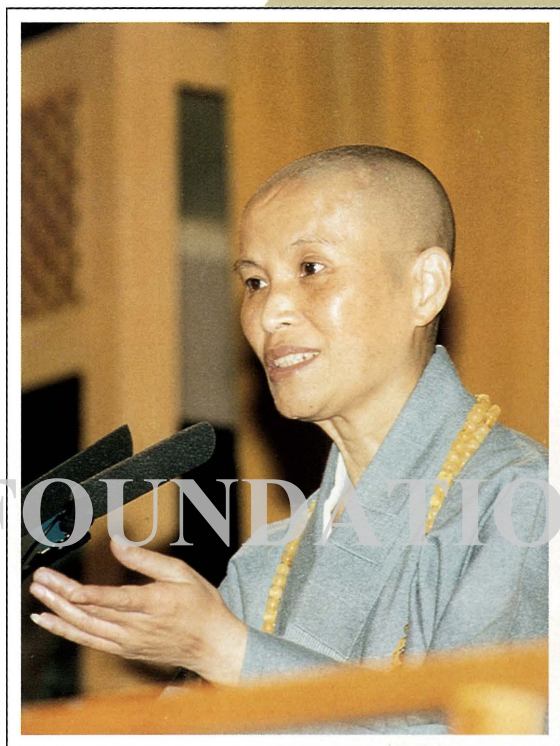


為苦難眾生積極植福

證嚴法師對慈濟救援尼泊爾的開示



◎ 編輯部

尼泊爾是佛陀的出生地，而我們都是佛陀的弟子，佛陀的大愛、智慧落到我們身上；因此尼泊爾也等於是我們心靈慧命的故鄉。如今我們心靈慧命的故鄉發生災難，我們更要將無形的感恩以有形的濟助作回饋，幫助佛陀的故鄉。

我們默默地付出，也默默地感受；我從未丟過尼泊爾，但是我的感受卻很多。

在那段時間我們為尼泊爾勸募；為了救援佛陀的故鄉，慈濟人可說是大大小小都動員起來——甘願做，歡喜受。

雖然尼泊爾賑災的工作已經圓滿結束了，但依然記得當時從尼泊爾回來的團員告訴我，當地的災民得到我們贈予的房子，非常感恩、非常高興。但是，他們心中總是疑惑著：世間真有這麼好的人，願意無條件蓋房子給我們嗎？究竟為什麼？我告訴這位團員：「我們不為什麼。假使真有為什麼的話，就是為了兩千五百多年前，尼泊爾誕生了一位聖人——釋迦牟尼佛。佛陀的愛、佛陀的智慧，散播在普天之下，落實在臺灣同胞的心上；我們只是將這

種無形的精神、大愛的力量和智慧，再變成有形的長情大愛，進而回饋到佛陀的故鄉而已。」

我看到拍回來的照片、錄影帶，他們的屋裏空空如也。有幾位團員說，有些人連碗筷都沒有。其實，他們吃東西都是用手抓，哪需要碗筷？這是他們的文化，沒什麼奇怪的。但是，他們沒衣服、沒床鋪，沒有基本的家具用品，這才是真稀奇啊！

雖然從相片上可以看到三、四戶人家是有床鋪的；仔細一看，四隻床腳的接頭都快散了；看看臺灣，到處都看得到半舊的家具被丟進垃圾堆，那些被丟棄的家具，如果拿到尼泊爾去，當地的人一定很珍惜。

在影帶中我們也看到：一個全身赤裸的五、六歲小女孩，像老鷹抓小雞似的抱著小弟弟，他們過得很自在。我們看到尼國大多數都是小孩子，因為他們的平均壽命才五十幾歲，實在很短。佛經上說，在「滅劫」時，人的壽命會一直遞減，直到人的壽命平均只有十歲。尼國人民之所以平均壽命較短，是因為氣候、地理、飲食、衛生的關係。在這個地

球上，各地的生活水準都不斷的提升、改變。唯獨印度這位一代聖人釋迦牟尼佛的出生地，完全沒有改變。佛經上記載，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帶著弟子們過著「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」的修行生活，他們的民俗就是如此，走到任何地方，只要有一棵樹就可以天地為家了。他們過去如此，現在也是如此。

尼國現在雖然取消了奴隸制度，但是實地看到他們的生活，有些仍存在過去制度的陰影中：貧窮人的家裏若出事或生病，向人借了錢之後再也還不出來，唯有典當自己去當長工，雖然只是微薄的幾塊錢，卻一輩子都還不完；所以，他這一生的命運就注定要當長工，也等於是賣身。因此貧困的人，世代都是貧窮。

兩千多年前，尚為悉達多太子時，佛陀生起出家的心念，原因有二：其一、是體會到人生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的無常，雖然他當時還不是很透徹無常的道理，但心裏已有了如何超脫無常的觀念。其次，是當時的封建制度，種姓階級分得相當清楚，這也讓他覺得很厭惡。他評估自己的力量，若接掌

了王位能用什麼方法讓四姓階級平等化？最後他明白藉由政治制度是無法辦到的，唯有改變觀念才能將人心淨化，將人性平等化，因此觸動想要出家的念頭。

悉達多太子深受父王的疼愛，當時他居住的皇宮，白天十分酷熱，到了晚上又很冷；國王唯恐太子無法忍受這種冷熱不調的氣候，甚至為他蓋了「三時殿」，將室內調整到沒有夏天的酷熱，沒有秋天的風霜，也沒有冬天的寒冷，不論白天或晚上，總覺得四季如春。但是，太子為了眾生的平等，為了人民能享有人性的尊嚴，決定放棄榮華富貴而出家。五年的時間受盡風霜之苦，並到各地參訪了印度所有宗教，結果都無法讓他得到滿意的答案，所以他放棄了參訪，入雪山修苦行，而且一入山就是六年。

這前後總共十一年的求道之路，終於讓他開悟，透徹人性平等的真實道理，並且走出山林，度化眾生。他在印度恆河兩岸行道教化，長達四十九年之久，這四十九年間，他完全打破四姓階級的觀念，上自國王下至奴隸，都是他救度的對象。所以

他的僧團中，有王子放棄王位出家的，就連他的親戚、妻小都出家了；其中也包括最貧賤者，總而言之，四姓都來歸投佛陀的僧團。

佛陀的僧團無階級高下之分，爲了維持僧團的平等，所以佛制每一位出家人都必須自己出去托鉢，就連佛陀本身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儘管僧團之中已能達到「六和敬」的平等精神與生活，但是，僧團以外的社會還是無法突破。直到佛陀八十歲快入涅槃時，他還是放心不下，所以最後又講了《遺教經》和《涅槃經》，這兩部經提倡人性的平等、佛性的超越和寂靜的境界，完全是談人生與出世的觀念。

但是，兩千多年後的今天，社會不平等的情形依然存在。唯一能讓我稍感安慰的，就是有機緣救助佛陀的故鄉、慈濟人心靈的故鄉——尼泊爾。佛陀的精神落實在我們的心上，我們慈濟人得知當地的災難就動員去援助，建設佛陀的故鄉。剛開始的前一段工作非常辛苦，祕書室的徐祥明主任、營建室的黃春藤先生，以及我們幾位委員和精舍常住師

父，他們的先遣工作有重重的困難，除了語言上、文化上的差異，還有國際政治形態等因素，也使得他們不敢冒然接受我們的援助。這中間的過程必須一次次不斷的溝通。甚至，我們要爲他們建設的是整體的慈濟村，仍必須很溫和地提出配合建村的種種要求；所以，想要做得令他們很歡喜地接受，很歡喜地提供最適當的地點，讓我們選擇，實在是不簡單。我在這兒說得很容易，其實他們真的很用心、用力，很艱鉅、很辛苦地完成任務。我們今日能夠看到他們生活落實下來，也看到他們的心穩定下來，這都是經過了一段很艱鉅的路程。

記得當時慈濟發起賑濟尼泊爾時，臺北在三個地區舉行義賣園遊會。義賣當天我從花蓮北上，一到臺北火車站就遇上塞車，寸步難行。原來許多人爲響應義賣活動，紛紛趕赴三個會場共襄盛舉；由於人潮踴躍，而造成交通堵塞。這就是爲了一股愛，所以呼朋引伴前往會場。幫忙義賣的人，也是拖著疲憊的身子整理到很晚。當我問他們：「你們辛苦了，累不累呀？」

「不累！不累！很高興！」每個
人都不約而同地這麼回答。

我走到五樓的某個角落，看到慈誠
隊在搬東西，搬得全身的運動服都髒
了、人也累得彎腰駝背，我走過去說：
「很累吧？」他們一聽到我的聲音、看
到我，一羣人馬上擡頭挺胸說：「不
累！不累！師父，我們好歡喜！」

事實上，怎麼會不累呢？但想到災
民們能因此離苦得樂，大家也感到快
樂；這就是因「捨」而得到歡喜。

在臺灣，我們要淨化人心，祈求天下無災難；
必須趕緊把愛心散播出去，將人人的心淨化，將良
知一一啓發出來；大家聚集力量一起為普天下的眾
生造福。

世事無常，國土危脆，世界各地災難頻傳，貧
困地區的災民不只尼泊爾人可憐，衣索比亞蠻荒地
區的災民更可憐！總而言之，一個地方比一個地方
需要幫助。所以，我們需要很多的力量；但是在臺



■ 針對慈濟推動「國際賑
災」與「骨髓捐贈」，
「慈友會」與「慈濟榮
譽董事聯誼會」特別發
起「珍情畫意，擁抱蒼
生」捐贈珠寶書畫義賣
活動。民國八十三年三
月七日至十一日，於臺
北新光美術館，熱烈展
開：在相互感恩的美善
中，共結生命的福緣。

灣更需要我們淨化，讓本土的愛啓發出來，將臺灣
同胞所付出的一切，點滴不漏地為最苦難的地方建
設。生命寶貴，我們一生中的每一「秒鐘」都只有
一次而已；所以，我們要好好把握當下這一刻，努
力為需要幫助的人，積極造福。





TZU CHI FOUNDATION

洪澇毀滅的威力令人驚怖，
凡是洪潮橫虐之處，
只留淤沙枯枝的殘景；
這和兩旁未受波及的青翠山林，
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